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太原市卧虎山公园南侧曾经有一条卧虎山沟，大致位置在北中环街的解放北路口至东中环段，蜿蜒曲折，长度大约十华里。

卧虎山沟虽然袖珍，历史上却闻名于太原城。

卧虎山是有名的风水宝地，明朝第二代晋王朱济熾的生母谢妃即安葬于此山南坡，故卧虎山亦名宝山。为祭祀谢妃，朱济熾在卧虎山修建了恢弘的享堂及祈盼家国兴盛的隆国寺，这两座建筑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是太原城北的地标性建筑，因而当时卧虎山沟叫作宝山沟。清代，隆国寺附近发展为村庄，太原府进士张廷根据《中庸》“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”一语，名之为敦化坊。在宝山沟的下游南岸高地，柏树成林，林中曾有一个古刹普济观，后来，执政者视宝山为镇守太原的卧虎，宝山从此更名为卧虎山，这条山沟也就成为卧虎山沟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卧虎山沟发生了大的变化——普济观挂上了山西机器局的匾，柏树园建造了厂房，这个地方成为现代山西工业的摇篮。民国时期，这里工厂林立，中国三大工厂之一的大原兵工厂就建造于此。那时的敦化坊、享堂已经变成了村庄。

当五四运动的风暴来临时，革命先驱高君宇深入这个地方宣传共产主义，卧虎山沟燃起熊熊的红色火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，不畏白色恐怖，前赴后继，这里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和革命者的奋斗之地。

卧虎山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卧虎山沟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状态。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，卧虎山沟一带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。在苏联专家支援下，上游建了晋安化工厂；下游建了山西机床厂、太原机车厂、太钢耐火砖厂等国家重点单位；中游建起了职工宿舍和子弟学校。从那时起，虽然卧虎山沟还基本保持着原先的自然走向，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我大学毕业即进入百年军工厂工作。听师傅说，那时的山沟向西，过涧河路后，地势一下子开阔起来，形成一个喇叭口，喇叭口的北侧就是享堂村。为了充分利用土地，在喇叭口的西南方向筑起大坝，圈出河床，修建了现在的享堂80号院。在80号院西北侧向西，依地形修建了一条长约五华里、高约一丈的地下涵洞，出口直抵涧河，实行明渠排水。随着卧虎山沟两侧人口逐渐密集，80号院后面一带的那段明渠日夜淌着上游流来的生活污水，被人称作臭水沟。每逢大雨，这个臭水沟便会汇集享堂卧虎山一带的雨水，形成一个缓洪池，洪水常常越过坝堰进入80号院，形成水灾。

七八年前，在城市快速发展中，卧虎山沟彻底消失了。原晋安化工厂的土山土崖被推平，建成了山水花园式的居民小区；晋安化工厂的中央大路成了北中环街的一部分；享堂村整体拆迁，修建了铁路公路立交桥；太原机车厂等单位搬迁改建；卧虎山沟的排水系统并入了新修的北中环街排水管网；享堂80号院后面的缓洪池坝堰上修建了花园高楼……如今，这里已看不到曾经的山岭河沟的模样了。

我来到太原30年，工作生活几乎都在卧虎山沟，目睹了卧虎山沟30年来的巨大变化。几年前，得益于城市建设，我才离开80号院的臭水沟，搬迁到卧虎山上新修的小区居住。

现在的卧虎山沟一带，高楼林立，道路畅通，花草树木错落有致，苏联专家楼和现代高楼交相辉映，一派国泰民安、花团锦簇的景象。在感慨卧虎山沟变迁的同时，我也为太原的飞速发展而喜悦、自豪！



昔日的卧虎山沟，如今环境优美、高楼林立。张秀峰 摄

古风又入钟楼街

刘小云

2021年9月19日，钟楼街上的钟声又敲响了。

钟楼街近百年演变的亲历者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上岁数的老太原了，与钟楼街的感情，不言而喻。对出租车司机说，不到钟楼街心不甘。那位司机一路咀嚼我的这句话，显然，他是一位没有我老的老太原。

自幼生活在钟楼街53号院。那时，还是一名顽童，一条不算太长的街道，从东到西，门挨门的熟悉，乃至由这条街辐射的那么多条曲曲弯弯的小巷，留下了很多故事。

孩提要在这里，上小学在校尉营，读中学在太原三中，出进进出，就在这条街上。

学生阶段，没有钱，但这条街上的老字号名称却稔熟于心。老香村、开明照相馆、亨得利、老鼠窟、华泰厚、上海饭店、新旧开化市、合作大楼、大中市、乾和祥、邮政局、司街理发店、大宁堂药店……

那时候，看电影要在姑庵的大众电影院、大中市的大电影院、柳南的长风剧院、柳北的山大剧院，还有记不清是小水巷还是大水巷的太原电影院。为了看一场流行的电影，我会跟着跑片子的从这家剧院出来进那家剧院，五分钱一张票，看不上这场总得赶上另一场吧。

逢年过节闹红火，钟楼街是必经之处。梅兰芳来太原，追星一般簇拥着穿街而过；闹元宵、耍花灯、划旱船、踩高跷也都从钟楼街过。每年此时，我会站在合作大楼不太高、宽敞的窗台上，眺望街中心的热闹。踩高跷的演员有时会停下来，把高跷搁在窗台上紧绑腿，而此时，我会嗖地从高跷下钻过，避得远远的，只因害怕他们那张粉墨之脸。

每天几次从老鼠窟元宵店经过，回回都会被那口大铁锅里滚沸的元宵吸引，但只能看看而已，那时还没有能力去消费。上中学后，有了自己买一碗元宵的经历，吃完了有数的几颗元宵，就到锅边央求着添一点汤。那汤也好喝，依然能从中品出黑芝麻、桂花、红糖、核桃、花生仁的美味儿。

逛的最多的算是开明照相馆了。第一次得到压岁钱——五毛钱，四姐带着我和妹妹到了开明照相馆，三姐妹合了一张影。最难忘的是那年，在北京当兵的大姐带

了新婚的姐夫回到太原，父亲建议全家到开明照相馆拍张全家福。没想到，三年之后，母亲因病身亡，这张唯一的全家照留下了念想，成为了永恒。

小时候，看到上海饭店，总觉得那是上海人才能去的高档饭店，没有条件去进餐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才进去吃了一顿饭。那时吃饭是要粮票的，需要有粗粮票和细粮票才行。吃饭的人也多，端上碗找不到空座，记得那顿饭是站着吃完的。

钟楼街53号对面是开化市，那里的记忆最多。新开化市修成了，又修旧开化市；旧开化市修好了，新开化市又旧了。那年旧开化市修好开业，我也混到人群里，人挤人，只能看着前面的人头向前挪步。

……

我与这条街的故事太多太多了，带着这种感情，这天，我由西向东重走了一遍钟楼街。

首先扑入眼帘的是始创于1383年的大宁堂药店，因傅山坐堂而闻名。

接着看到大中市，对大中市的记忆是里边那个长方形的转圈木楼，小时候曾在那座木楼上和小伙伴们捉迷藏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木楼没有了，现在又回来了，亲切！但大中市的拱门是我初次见到，因为历史上有，所以是风姿重现。

又看到乾和祥茶叶店，这家百年老店始建于1918年，久负盛名，从它旁边经过，依稀有扑鼻的茶香。

老邮局，建于1901年，有着小时候的记忆。此次新修起来的邮局有点洋派，仿西方建筑，有些欧式纹饰。

再往东走，那座高耸的明清风格的按察司衙楼出现了，牌楼上写着“西台总宪”，顿时有了不远不近的历史感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这里一直都是山西省的最高执法机关，著名的“苏三起解”案曾在这里结案。前不久，跟院里的发小聊天，她说记得有位叔叔说，在档案里看到过苏三案的卷宗。小时候多次见过开庭，做人的正义感从那时起便深入人心。走进去感受沧桑。因为高院早已迁址，原来办公的三座老楼虽然都还在，如今却已闲置。



复建的钟楼。西贝 摄

哦，看到老鼠窟了。老鼠窟的元宵远近闻名，只要来到这条街上，就不想放过购买的机会。在这里排队买元宵曾是一道靓丽的风景，我曾是这道风景的一分子，尤其元宵节前，长龙般的队伍会拐上几道弯。

老鼠窟旁边就是著名的服装店华泰厚了。近百年来，进出华泰厚的人也都是比较排场的。上世纪80年代老伴出国考察，曾在这里定制过一套毛料西服。

那座新建的钟楼与不远处的鼓楼相呼应。钟楼街之所以取此名，就是因为有这座钟楼。老钟楼建于明代，毁于民国。如今新钟楼立起来了，伟岸高耸，像是我见到过的鹳雀楼和黄鹤楼，不同的钟楼每日会有晨钟响起。

东头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店、双合成糕点店、老香村食品店和桥头街口上的六味斋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。

不长的钟楼街，有三家老字号都用了虹川先生的字，看着他为华泰厚、乾和祥、老香村题写的牌匾，一种庄严感袭上心头，同时倍感欣慰，因为虹川先生的儿子是我的老同学，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虹川先生的文章，收入王宏伟先生主编的《钟楼街轶事》一书，即将出版。

这条街上的故事都深藏在我心中。

旧日的钟楼街已经不见了，隔不远就立一个的电线杆子也都不见了，一个唤起太原记忆的新的百年老街迎来了数不清的游客。

以前在钟楼街，我不过是天天经过而已，而这次，我是在回顾中看到了一种文脉、商脉传承的希望。

卧虎山沟的变迁

唐中才

我家的“国庆树”

马亚伟



六年前，父亲在院子里种下一棵苹果树。这棵苹果树很神奇，种下的第二年就结了二十几颗苹果，而一般的苹果树需要三四年才结果。

国庆节前，苹果树上的苹果熟了。父亲很开心，满脸神往地对我说：“国庆节到了，你叔和你姑，还有你堂弟、堂妹们都回来了，到时候咱们把苹果摘下来，一人分一点！”我回应父亲：“咱这棵苹果树真是善解人意的好树，每年秋天结果，就像特意迎接亲人们归来一样。”父亲笑眯眯地说：“是啊，苹果不光好吃，还能给人们带来平安好运。现在日子过得太平，人们生活富裕，亲人们国庆长假回老家走走逛逛，一大家子聚到一起团圆圆，多好啊！”

那年，远在外地的叔叔和姑姑带着孩子们都回来了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特别开心。大家都注意到院子里的苹果树。树上的苹果红艳艳的，惹人喜爱。堂弟踮起脚尖摘苹果，苹果到手，洗也不洗就一嘴啃了起来。他做出夸张的表情说：“这苹果太甜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苹果！”父亲哈哈大笑道：“明年国庆节你们再回来，苹果就结得更多了。以后每年国庆节你们都回来，就年年都能吃上最甜的苹果喽！”堂弟说：“好啊，大伯，这棵苹果树，以后就叫‘国庆树’吧，因为每年国庆节它都会结出最甜的苹果！”

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把这棵苹果树叫作“国庆树”。“国庆树”年年结果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多。亲人们年年从远方赶到苹果树下相聚，这已经成为我家非常有仪式感的迎国庆活动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亲人们分散在祖国各地，常常不能聚齐。父亲总说：“国庆树上又结了这么多苹果，亲人们要是都能回来尝尝就好了。”

没想到，父亲的这个愿望在去年竟然实现了。去年国庆假期，亲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。秋天的农家小院堆满丰收的果实，“国庆树”更是为小院增色，树上果实累累，仿佛张灯结彩一般，红透的苹果散发着阵阵甜美的香味，吸引着大家。小外甥做了两个红

灯笼，挂在“国庆树”上，那棵树更显得流光溢彩了。

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秋日凉爽的风吹来，分外惬意。我们在一起聊天，聊过去的岁月，也聊如今的好日子。父亲忙着摘下苹果，让大家尝鲜。三叔吃着家乡的苹果，赞叹着：“还是老家的苹果好吃，怎么吃都吃不够！”小姑娘说：“嗯，我觉得也是，走的时候我得带点回去。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带回去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”

“国庆树”把果实奉献出来，让亲人们带到四面八方。这些苹果，不仅为团聚的节日增添喜庆气氛，而且里面还有故乡的味道，可以慰藉亲人们的思乡之情。

今年夏天，家乡突降冰雹，老家院子里的花草都被冰雹砸坏了，“国庆树”上的果子也被冰雹砸掉了一些。不过神奇的是，这棵树很快恢复了生机，剩下的果子反而越长越好，如今又是满树苹果了。

父亲笑眯眯地看着“国庆树”说：“你三叔打电话了，放假就回来，要多住几天。你姑也打电话了，说再忙也要回来……”

篮球场上过中秋

王月英

那年刚上大一，初入象牙塔的喜悦被严格的军训“吓”得无影无踪。送走可爱又可恨的教官后，暗自窃喜的我面对空荡荡的宿舍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八月十五要到了，而我要独自一人在外过中秋。

同寝室的室友各自忙碌着，有的回家，有的去参加同省老乡聚会，有的则去热闹的餐厅学跳舞。一向喜欢的我拿出书，书里面的字却变成了家里亲人们的脸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合上书，打开收录机，准备听英语听力，却感觉耳旁数百只鸭子在乱叫。恶狠狠地关上收录机，摊开信纸，心想写封家信应该能行。“亲爱的爸爸妈妈及弟弟，见字如面：我在学校挺好的，要过八月十五了，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块五仁月饼，特别好吃。”写到这儿，我望着桌子上那两块干巴巴硬邦邦的月饼，抹起了眼泪。

此时，敲门声响起。我赶紧擦擦眼泪去开门，看到了两位男生。他们略带害羞地解释着，是经过宿管阿姨同意才上来的。他们和我一样是新生，财会系的，说大家都是新入校的，想把全校本届14名同乡的新生拢在一起，以后彼此有个照应。

“这个主意真不错，我赞成！”我向两位同学竖起大拇指。他们见我眼圈红红的，安慰我：“想家了吧？等过节时，咱们约上同乡的同学去篮球场赏月，一起过中秋。”

眨眼，到了中秋月圆时。那晚的月亮朦朦胧胧

和妈妈一起读书

李烨然

我家到处是书。书桌上有书，客厅的茶几下有书，床头柜上有书，就连餐桌上都放着一个小书架，整整齐齐摆放着书。来过我们家的朋友都说，随处可见的书是我们家最大的特点。

这是因为，我和我的妈妈，一个是小书迷，一个是个大书迷，都非常喜欢读书。

妈妈说，我刚刚8个月大的时候，她就给我买了《我爸爸》《我妈妈》和《小熊宝宝》等绘本，每天都读给我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天我和妈妈都有一段甜蜜而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，妈妈用她温柔的声音为我读了《葫芦兄弟》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《安徒生童话》等很多本书。

后来，我上了小学，学会了拼音，可以自己用拼音读书了，妈妈为我买回了注音版的四大名著。课余时间里，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认识了聪明机灵的孙悟空、足智多谋的诸葛亮，还有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……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品质。

妈妈也非常爱读书，她经常把她读过的故事讲给我听。有段时间，她痴迷于《三体》，每天给我说《三体》的故事，从她的讲述里，我知道了半人马座，知道了多维空间，知道了未来人类怎样的生活，我的世界仿佛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。

妈妈常跟我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还要和妈妈一起，在书的世界里继续遨游。

（作者为兴华街小学四年级学生）

